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 中 國 文 讀 本

第 三 冊

編 者 朱 文 叔

校 者 舒 陸 新 費 城 達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80284
822
:3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
第三冊

目錄

頁數

核工記 朱起鳳

一

貓睛 俞樾

二

小品二則

四

珍珠泉 王昶

四

窰 丁文江

四

小品又一則

六

愛蓮說 周敦頤

六

芙蕖 李漁

七

烏柏 周作人

八

目錄

一



3 0475 3898 2

24387 ·

藝花日記 [焦循].....一

以上為第一組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一六

*枯樹 [熊佛西].....一九

理信與迷信 [蔡元培].....二四

*科學的頭腦 [任鴻雋].....二七

為善說 [呂坤].....三〇

答李作謀書 [魏禧].....三一

以上為第二組

達爾文軼事 [唐鉞].....三五

*進化論淺解(上) [陳兼善].....二七

*進化論淺解(下) [陳兼善].....四〇

*人 | 李石岑.....四二

*物理學和人生 | 周昌壽.....四五

慧觀 | 梁啓超.....四八

以上為第三組

殉情 | 莫泊三著 | 曾仲鳴譯.....五二

廖氏 | 彭端淑.....五五

給亡婦(上) | 朱自清.....五七

給亡婦(下) | 朱自清.....六〇

十五娘 | 玄廬.....六六

母別子 | 白居易.....六九

以上為第四組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上) | 孟真.....七一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中) 孟真……………七五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下) 孟真……………七八

深州風土記物產篇後序 吳汝綸……………八二

紡織 黃雲巖……………八四

縫衣歌 何特著 馬君武譯……………八六

以上爲第五組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九〇

三峽記遊 高一涵……………九三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九七

岳陽樓記 范仲淹……………九八

石鐘山記 蘇軾……………一〇〇

琉磯塘記 徐宏祖……………一〇二

以上爲第六組

濟南的冬天 | 老舍 一〇六

杭江之秋(上) | 傅東華 一〇九

杭江之秋(中) | 傅東華 一一四

杭江之秋(下) | 傅東華 一一六

詩十首 | 江湜 一二〇

以上爲第七組

文天祥 一二二

桂公塘 | 郭源新 一二三

任公畫像贊并序 | 彭紹升 一二九

從軍 | 李健吾 一三一

赴敵 | 冰心 一三七

詞三首.....一三九

訴衷情 陸游.....一三九

沁園春 劉過.....一四〇

滿江紅 文徵明.....一四〇

以上爲第八組

〔附註〕 課題右上角有*者，係特約撰述之作品。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第三冊教材支配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教學目的	工人和自然物體的記述	人生態度的志趣論
課目	核工記 貓睛 小品二則 <small>珍珠泉</small> 小品又二則 <small>芙蓉院</small> 烏柏 藝花日記	海灘上種花 枯樹 理信與迷信 科學的頭腦 為善說
體裁	記敘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議論 記敘 說明 說明 說明 議論
內容	本組所選，大抵為小品文字；第一課如實描畫一件人工製作品；第二課說明貓睛所受於光之強弱之影響，辨析入微；第三課寫水泉與土簷；第四課就同一題材而示以兩種不同之寫法；第五課以引證、考據之方法寫烏柏；第六課為舊時學者寫其田園生活之日記。	本組首課借兒童心理以闡發從事文藝者應有之態度；第二課借青年心理以提倡破除迷信；第三課說明理信與迷信之不同；第四課則論述行為之動機與少年應有之志趣。
附註		本組中枯樹一課為劇本

教材支配表

<p>組 四 第</p>	<p>組 三 第</p>	
<p>寫抒之情之婦夫</p>	<p>明說的法方學治和生人演天</p>	<p>述</p>
<p>殉情 廖氏 給亡婦上 給亡婦下 十五娘 母別子</p>	<p>達爾文軼事 進化論淺解上 進化論淺解下 人 物理學和人生 慧觀</p>	<p>答李作謀書</p>
<p>記敘 記敘 應抒用情 應抒用情 抒情 抒情</p>	<p>議論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記敘</p>	<p>應用</p>
<p>本組第一課寫動物界兩性間之至情；第二課敘亂離後夫婦久別重逢之情況；第三四課抒寫對於亡妻之懷念；末二課皆係以夫婦間不幸的事實為題材之長詩。</p>	<p>本組首課記述進化論始祖達爾文之治學方法；次二課說明進化論之大意；第四課說明人與動物的區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關係；第五課說明物理學對於人類物質文明之貢獻；末課則論述科學方法的一個根本原則。全組以科學精神的培養為主旨。</p>	

教材支配表

第	組 六 第	組 五 第
	介紹的蹟古勝名	述記的情人土風
濟南的冬天	運河與揚子江 三峽記遊 峽州至喜亭記 岳陽樓記 石鐘山記 硫磺塘記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 況上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 況中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 況下 深州風土記物產篇後序 紡織 縫衣歌
記敘	抒情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抒情 說明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本組首課描寫靜的風景，次三課	本組首課為物語，由長江與運河的對話，表出生命的真諦在奮鬥的對話，表出生命的真諦在奮鬥；第二課為名勝記遊之作；第三四課介紹著名古蹟，並可藉以窺見作者之時代性；末二課雖為遊記，而以解釋物理為主材。	本組首三課記載山東西北部的農民狀況，是客觀的社會調查之範作；第四課概述深州之風土人情及物產；第五課說明紡織之主要；末課則為抒寫縫衣女的苦痛之譯詩。

組 八 第	組 七
<p>民族精神的發揮</p>	<p>風景的描寫</p>
<p>文天祥 桂公塘 任公畫像贊并序 從軍 赴敵 詞三首 <small>蘇裏清 沁園春 滿江紅</small></p>	<p>杭江之秋上 杭江之秋中 杭江之秋下 詩十首 <small>詩中雜題六首 山行四首</small></p>
<p>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抒情 抒情</p>	<p>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p>
<p>本組首三課敘述先民抵抗外侮、 疆毅不屈之史蹟；第四課寫現代 青年同仇敵愾的行動；末二課為 述懷及詠史之壯烈詩詞；皆以喚 起民族精神為中心。</p>	<p>描寫動的風景，末課為白描的寫 景詩。</p>
<p>本組中 一課從 本為劇</p>	

新課程
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

第三冊

核工記

季弟獲桃墜一枚，長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顛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

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

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篷窗短舷間，有客憑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

核工記

一



茗飲也。蟻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疏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

貓睛

俞樾

本朝無名氏調變類篇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綫，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余載之茶香室續鈔。

王夢薇云：『貓睛夜明而晝昏。午時日光正烈，貓睛畏日，每閉目而眠；或啓視之，則爲陽光所逼，其睛斂如一綫。辰、巳、日威未熾，申、酉、日燄已衰，故皆縮而如棗核。然至夜則六時皆圓；惟捉向燈下觀之，亦如棗核然，畏燈光也；其不如綫者，燈光究不敵日光也。曾記一日，貓伏案頭，時正卓午，呼至後軒驗之，睛僅微纖耳；攬向南窗，則緊閉其目，抉而觀之，頓縮如綫。又一日，風雨如晦，時亦正午，視其睛仍圓也。同一午時而晴雨異，同在一日而又以地之明闇異，可悟其理矣。昔人定時之歌，特因晝所見而推之於夜，實亦未嘗細驗之也。』

余按夢薇之說頗有理。酉陽雜俎云：『貓目睛且暮圓，及午豎斂如綫。』則古人固止以晝言耳。

小品二則

珍珠泉

王昶

濟南府治，爲濟水所經。濟性湫而流，抵巇，則輒噴涌以上。人斬木剡其首，杙諸土，才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爲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者。

泉在巡撫署廡前，鑿爲池，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爲珠，小者爲璣，皆自底以達於面，瑟瑟然，纍纍然。亢倉子云：「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觀於茲泉也信。……

審

丁文江

山西的鄉下人不但靠黃土吃飯，而且利用牠作爲住所。黃土是風吹來的，裏面沒有層次，被水沖開，往往成爲陡壁。從這種陡壁邊上，向裏面挖一洞，不用一根樑或是柱子，只要頂上挖成半圓形，如橋孔一樣，便不會倒塌。洞口可以安上門，門旁邊還可以開窗子。黃土是不很傳熱的，所以屋子裏是冬暖夏涼。這種土洞，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黃土厚的地方，是很普通的。通常叫做「窖」——「武家坡」上薛平貴所回的窖，一定是指這種黃土洞。北京的戲子不懂得，進窖的時候彎着腰，裝着向地底下走的樣子，就把牠變成功煤窖的窖了。

窖也並不一定是窮人住的。我從平定上了冠山下來，住在宋家莊的地保家裏，就是這種窖。裏面牆壁刷得很乾淨，很大的一個暖炕，屋外空氣的溫度，在零度以下八度，屋裏只有零

度以上十二度。炕旁邊放着一對磁縣來的大青花瓶——這是北方鄉下稍有資產的人結婚的時候必需的東西；「瓶」與「平」同聲，取他平安的意思。

住這種窰的人，最怕的是地震：因為黃土是鬆的，一經地震，整個兒會得塌下來。民國十三年甘肅大地震，死去的幾十萬人，大部分是葬在黃土窰裏的。

（節自獨立評論漫遊散記）

小品又二則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芙蕖

李漁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於水者曰草芙蕖，產於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於茂叔而襲成說於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

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均不足觀。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旣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旣作飄飄之態，無風亦呈嫋娜

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玩賞之常者也。及花之旣謝，似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不止——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可口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則芙蕖者，無一時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不備家常之用；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

烏柏

周作人

烏柏似乎只生長於東南，北方很少見。陸龜蒙詩云，『行

歌每依鴉舅影，』陸游詩云，『烏柏赤於楓，園林二月中，』又云，『烏柏新添落葉紅，』都是江浙鄉村的景象。……

柏樹的特色第一在葉，第二在實。放翁生長稽山鏡水間，所以詩中常常說及柏葉，便是那唐朝的張繼寒山寺詩所云『江楓漁火對愁眠』，也是在說這種紅葉。王端履著重論文齋筆錄卷九論及此詩，註云，『江南臨水多植烏柏，秋葉飽霜，鮮紅可愛，詩人類指爲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溼，不能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范寅在越諺卷中柏樹項下說，『十月葉丹，卽楓，其子可榨油，農皆植田邊，』就把兩者誤合爲一。羅逸長青山記云，『山之麓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嘯歌，松風上下，遙望木葉著霜如渥丹，始見怪以爲紅花，久之知爲烏柏樹也。』蓬窗續錄云，『陸子

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柏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這兩節很能寫出柏樹之美，牠的特色，彷彿可以說是中國畫的；不過此種景色，自從我離了水鄉的故國，已經有三十年不曾看見了。』

柏樹子有極大的用處，可以榨油製燭。越諺卷中蠟燭條下註曰，『捲苾草幹，熬柏油拖蘸成燭，加蠟爲皮，蓋紫草汁則紅。』汪曰檳著湖雜卷八中說得更詳細：

『中置燭心，外裹烏柏子油，又以紫草染蠟蓋之，曰柏油燭。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燭，用牛羊油者曰葷油燭。湖俗祀神、祭先，必燃兩炬，皆用紅柏燭。婚嫁用之曰喜燭，

綴蠟花者曰花燭，祝壽所用曰壽燭，喪家則用綠燭或白燭，亦柏燭也。』……

但是近年來蠟燭恐怕已是倒了運，有洋人替我們造了電燈，其次也有洋蠟、洋油，除了拿到妙峯山上去之外，大約沒有牠的什麼用處了。……

（節自看雲集兩株樹）

藝花日記

焦循

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四日。一夜大風雪。午後雪晴，登雕菰樓遠眺，課僮扶竹之被壓者。燈下閱三國志。

二十日。晴。蒲蘭有芽，孤燈暢發；孤燈俗呼枯亭。

二十一日。大風，晴。往公道橋。驚蟄。

二月初一日。雨。是日腹病。

初五日。陰，有冷風。金雀、玉蘭開。

初七日。清晨大雪雨。錄寫孟子正義。山茶放紅。

初九日。晴，天氣仍寒，有風。堯花放紫，海棠花如紅珠

，杏花大開。錄寫孟子正義。

十二日。晴。桃花開。

十六日。晴。海棠放。

十七日。終日細雨。登雕菰樓，俯看桃花俱半放。

二十三日。晴，暖。清明。諸花大開，紅白相間。謁祖

墓。

二十四日。晴。理巴焦。

二十五日。晴，暖，脫裘。郁李開。

二十七日。晴。有風。衆花俱落。

三月初二日。晴。到林家蕩課田；歸過司徒廟，與僧人閒話。昏時大風。

初三日。晴，仍有風。樓下桃花落。丁香、海棠落盡。木犀、紅薇、垂槐俱有葉。巴焦小嘴發綠。燈下閱藝文類聚。

十三日。夜來大雷雨。終日閱北堂書鈔。雨止，課僮洗竹。

十七日。晴。花傭送金橘一株，錦帶五株。

十九日。雨。閱六帖。坐花深少態籊，課僮翦去牡丹之殘萼。蒲蘭及胡蝶花數種俱開。山茶尚有花，歷落數十枝，深紅間於新葉。

二十五日。陰，有風，天氣暖。登雕菰樓，窗外綠陰交蔭，桐生新葉，風氣晴和，獨坐久之。

四月初一日，晴。飯後到高家橋看演戲；日落泛舟而回。今日無風，湖面如鑑，漁舟如市。

初三日。終日小雨。鶯粟花開，竹有筍。

十六日。時小雨時晴。金末利盛開，竹筍俱上。

五月初八日。終日雨。鳳仙花有開者。

十三日。夜來大雨至巳刻，山田俱可插秧。

十五日。雨。石竹花開。

二十九日。晴。過壩家終日。種豆。

六月初一日。晴。早稻秀大半。

十四日。晴。大暑。

十六日。早雨，旋晴。每日水長寸許。

十七日。晴，天氣稍涼。寫孟子正義。水溢，農田漸沒，

農人刈青稻甚迫。

三十日。晴。立秋。寫孟子正義。

(摘錄華國撰孟子正義日課記)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勁把它往沙裏栽；左手提着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一滴的往下吊着。離着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着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沙裏種花，在海沙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沙礫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在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

準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很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拿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羣獸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獸子，滿心想在海沙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羣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幾顆文藝與思想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

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它的目的。它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沙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卻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

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他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沙也只是地，爲什麼海沙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來栽，拿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沙的性質，花的運命，他全管不着！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魂靈卻是大；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

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一樣的單純。

、清潔，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樣來對着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為它告訴我們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孩愛花、種花這一點天真，卻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節錄落葉)

枯樹

熊佛西

人物

青年甲、乙、丙、丁。

枯樹

二九

老前輩。

時間

現代。

佈景

一個農村的郊外。路旁碧草成茵，柳絲如織，一片陽春景象。有一株枯樹，乾枝無葉，橫立其間，看去極不和諧。

（開幕時青年甲、乙、丙、丁、全係農民裝扮，兩人拿鋸，兩人執斧。）

青年甲 我想還是砍去吧！

青年乙 對了，它既不能避風躲雨，又不能乘涼遮蔭，這樹根本就沒有用了。

老前輩 你們簡直胡鬧！

青年丙 不但沒有用，而且令人討厭。你瞧，在這十字路口上，翠綠的草地，嬌嫩的楊柳，多麼美麗呀，憑空來了這麼一株枯樹，這是多麼難看呀！一定砍去！

老前輩 孩子們！我告訴你們：你們不能這樣胡鬧！這樹雖然死了，可是還很有用處！

青年丁 倒了它也許更有用處，可以用它來做農具。

青年甲 不行，決做不了那些傢伙。你們瞧，它不止死了，而且已經腐化了。

青年乙 不，它不是完全沒有用處，至少還可以作柴火燒！

青年甲 對了，做柴火一定行。來，讓我們動手砍吧！

老前輩 孩子們，你們決不能這樣無法無天的胡鬧！你們要知道，我們村裏所以有今天，都是虧得這株樹！

青年丙 哦！這我們倒不知道，請你老人家講給我們聽聽，爲什麼我們村裏所以有今天都是虧得這株樹！

甲乙丁 對了，請你老人家講講吧！

老前輩 因爲這株樹對於我們村裏的「風水」大有關係。

青年甲 得了吧！你老人家又來談「風水」了！現在我們才不相信這個玩藝兒呢！

老前輩 你們不信風水嗎？

青年乙 現在是科學時代，還相信風水，真是笑話！哈哈
哈……

老前輩 你們真不相信風水嗎？

甲丙丁 我們的確不相信這一套迷信的玩藝兒了。

老前輩 可怕！可怕！你們從那裏得來的這些古怪思想？

青年甲

我們的思想才不古怪啦！您沒有聽見新從北平回來的王先生說嗎？他說：我們中國所以弱到這般田地，就是因為中國人一昧的迷信，每每遇着難題難事，不是燒香，便是拜佛，毫沒有「人定勝天」的精神，毫沒有科學的頭腦，所以才把國家弄到這般田地！

老前輩

你們怎麼可以相信王先生的話。他有神經病，你們還不知道嗎？

青年乙

沒有的事，我們都相信王先生的話，不相信您的話。王先生早就向我們說過：風水是迷信，我們青年人再要迷信，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甲丙丁

不用費話，來，來，我們動手砍吧！

老前輩

不行！不行！無論如何，這樹是絕對砍不得的！砍了

之後，我們村裏一定會倒霉！

青年甲

留着這株樹，村裏不見得就會興旺；砍了這株樹，村裏也不一定就會滅亡。總之，倘若我們村裏人人都有「人定勝天」的精神，我們的村子準可以興旺；倘若全國的人民都有科學的頭腦，我們的國家準可以富強。

乙丙丁

對！對！對！這話真是一點兒不錯！來，來，來，我們來拉鋸，鋸掉這株沒有用的枯樹！大家一起動手，努力剷除這株迷信的樹！

（衆青年開始鋸樹，老前輩歎息不止，幕閉。）

迷信與迷信

蔡元培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

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不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徵諸溼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

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徼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蓍，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恆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

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採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科學的頭腦

任鴻雋

我們常常聽見說，現今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這個話的意思，是說現今的世界，不但讓電燈、電話、輪船、火車、無線電、飛機——這些都是科學的發明——把我們的生活情形改變了，就是我們的一言一動，思想行爲，也免不了受到科學的支配。換一句話說，做現今世界的人，必須具科學的頭腦，不管你是科學家不是科學家。

科學的頭腦和平常的頭腦不同在甚麼地方？第一要注重事實。平常的人總是以耳爲目，人云亦云；有科學頭腦的不然，他必定要考查一個事情的實在。如古書說：「燕太子丹朝於秦，秦王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烏頭白，馬角生。」像這一類的話，顯非事實，若不加考查，信以爲真，便是沒有科學的頭腦。現今社會上的奇事，如鬼可以照相，孔子、耶穌可以降乩，甚至義和拳的法術可以使槍礮不能傷身，只要拿事實來考查一下，便可以不攻自破。事實是科學的根基，能注重事實的，便是有了科學頭腦的第一要件。

第二要了解關係。天地間事物，總有一個因果的關係；不明白這個關係，要求無因之果，或是因果錯誤，便是迷信。俗

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種因果的關係是很明白的。不過在稍稍複雜的情形之下，我們就往往不明白關係的所在。譬如如有疾病的時候，不請醫生而去求神；希望後嗣的繁盛，不注意教育而乞靈風水。殊不知神仙與疾病，風水與繁盛，都是不發生關係的。科學是尋出事物關係的學問，能事事求出一個真正的關係，便是有了科學的頭腦的第二要件。

第三要精密正確。平常的人敘述一件事情，最喜歡用「大概」「差不多」一類的詞語，有科學頭腦的，則必用一定的數字來代表確實的量度。問你現在是甚麼時候，你必須看一看表，說現在是十二點三十分——如能說秒更好——不能說大概是十二點罷。問你的身長幾何，你必須回答五尺六寸——如能說分更好——不能說差不多六尺罷。古人在皇帝面前問馬有幾隻

腳，他必待數了纔回答，可見正確是一步不能放鬆的。許多科學的發明，都是從細微的比較得來的，所以精密與正確，也是科學的頭腦的必須條件。

第四是力求透澈。凡做一件事，必須考慮周詳；研究一種學問，必要尋根究柢；這是所謂透澈。淺嘗輒止或者半途自畫，都是成功的蠹賊，更不能算科學的頭腦。

以上四點——一注重事實，二了解關係，三精密正確，四力求透澈——僅僅是個人生活的通常習慣，並不能算爲甚麼奇材異能，不過凡是大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無有不依賴它們以成功的。我們在希望科學的開花、結果以前，必須培養科學的本根，那便是科學的頭腦。有了科學的頭腦，不怕沒有科學。

爲善說

呂坤

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

雖然，此理也，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飢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飢不食葷，渴不飲鴆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

答李作謀書

魏禧

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

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愚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者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曰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

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紛拏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恍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

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

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熠熠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燿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

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氏長六尺，軀幹雖碩大，而體魄不强。自從南美歸後，益多病。居刀恩時，多終日不能事事；或能事事矣，而一日纔可支持兩三小時。然氏動作恆而有則，習爲早眠早起。每晨六句鐘卽起，起必浴冷水而後出門散步靜道中；八時乃伏案。以其善自珍攝，故卒得有所成就。生平以厚道待人；凡後進有所質疑問難，雖倥偬必有以答。性博愛，雖遇僕役無愠容。生平痛惡蓄奴之制，蓋遊南美時見其中凌虐黑奴，慘無人理，大傷其心也。

氏構草時，參考書皆按其門類，以次架列於案旁。凡所攬集之材料，皆彙錄於紙，分門而夾之以紙帙，各標目於其上。每讀一書，則凡書中可用之處，皆載其頁數於卷末；設其書爲

他人之物，則摘錄其要點。欲考究某科時，則檢諸卷末之頁數表，而據其關於此科之頁數造爲新表；且檢出屬於此科之紙帙；而一生所得此科之事實，皆可次第檢查，無遺漏之虞矣。

氏不精解剖，且不能繪畫，以故探險時倍覺費力。自謂審理斷事，敏捷不逮赫胥黎，讀一書，覽一論，須久思乃克辨其是非。其記憶甚博；雖僅得櫟略，而能由之以檢得從前經眼之材料。自然界之現象，常人素所熟視無覩者，皆不能逃氏之觀察。且其測觀試驗甚精確，筆記中未嘗有廣泛之語。居刀恩時，欲考蚯蚓之作用，撒白堊於地，二十九年後始翻掘其處，見白堊入地者七寸；此可見其慎於察驗之一斑矣。

氏自謂其成功之大原在於篤嗜自然學；次則欲以博物名家；復次則自少已喜推求多數事實之公例。以是諸因，故於理有

未窮，積數十年，思之弗措。方其探討之時，絕不固執成見；雖以前所得之理論，已足解釋凡所已知之事實；然實測之餘，其理論一與新事實不符，即棄去無所顧惜；而復窮探深索，別求新說之能兼容一切事實者以代之。其志切求真若此，宜其卒有天演公例之創獲也。

（節自科學名人傳達爾文傳）

進化論淺解（上）

陳兼善

「進化」一名「天演」，就是天地間古往今來萬物萬事遞變演進的一個現象。現在世界大勢，正是風起雲捲激盪澎湃向前推動得最緊的時代，中國將順之以存，抑逆之以亡，都在我們自己的努力，因草進化論淺解，以告青年學子。

天是個廣漠無邊的空際，日月星辰，以及我們人類以生以

養以居以息的地球，都是天空中的一部分。天文家告訴我們，混沌之初，漫天無際，佈滿着銀河一般的星雲，又熱又光，但是沒有凝集起來，成爲日月星辰等各個星體。經過了億萬年歲，有些星雲凝集起來了，大的成爲太陽，小的就是衆星。太陽因爲太大了，所以直到現在依然是熾熱光芒。地球比起太陽來，真是渺乎其小，熱放得快，所以表面已經結成了地殼。月比地球更小，牠已經死了，沒有光也沒有熱。有人說太陽是未來的地球，月是過去的地球，這話可算把天體的進化說得最淺顯明白了。

說到地，平常人很難感覺到這個地球是活的。地球表面無論何處，就是熱帶地方，假使沒有太陽，也就同北極一樣的寒冷，同深夜一樣的黑暗。然而地球各處有火山，有地震，有溫

泉，足證地心是個熾熱體，牠依然是活的，依然在不斷的進化之中。地球表面，山嶺江海，到現在可謂形勢粗定；可是山崩海嘯，風霜雨雪，隨時隨地有變換地面形勢之可能：所以「滄海桑田」，決非憑空虛造的話。

天無時無刻不在進化之中，地也無時無刻不在進化之中。那麼我們人類呢？不過要說到人類的進化，先得說說生物的進化，因為人也是生物之一。

地球進化到某一個時代，溫度、溼度、以及空氣中各種氣體（例如氧和氮）配合量的多少，都適宜於生物的繁榮，最古、最簡單、最微小的生物，就產生在我們地球之上。這時候不要說蟲魚鳥獸草木之分談不到，這最古的生物，究竟是動物還是植物也分不清楚，所以我們只能叫牠最古的生物。然而這最

古的生物已經能發揮牠本身的力量，適應着周圍的環境，向前推移，向前遞變，向前演進，到了現在，奇花異草，飛禽走獸，無奇不有；更有我們人類，憑其聰明智慧，支配了一切。

進化論淺解（下）

陳兼善

在這悠久的生物進化歷史中，不知有多少種類，失敗了，滅亡了，變爲化石，僅僅在整部歷史中留了一頁的事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芸芸衆生，可以說都是過去歷史中的成功者，雖然牠們假如不努力，將來依然會失敗而滅亡。那些已滅亡了的生物，其所以致敗之因何在？在古代，有些極大的爬蟲，有人把牠叫做恐龍，牠們之中身體最長的可以超過十丈以上；後來因爲這種大動物的食量太宏，地球上的食物一天一天的減少，牠們就慢慢地餓死了。古代又有一種可怕的獸類，長着兩個利

牙，但是彎曲的；後來牙齒愈長愈彎，竟穿過了自己的腦袋，這種動物，可謂自取滅亡。此外還有些動物，則因自己沒有護身法寶，禁不起大動物的侵害，也日趨衰微，而終歸滅亡。

我們要曉得這麼多的生物生在地球上，大家要吃東西，要占據一個地方；換言之，就是大家要生存。牠們生生不已，地球表面只有這麼大，所以爲生存而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生存競爭之結果，優者勝，劣者敗；換言之，即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也是必然的趨勢。

但是適者生存這句話不要看得太褊狹。譬如鷹虎以其爪牙取勝，有能避其爪牙之利者，則鷹虎之技窮。現在生物界中最占優勝的，莫如鳥獸。其最重要致勝之因，因爲牠們能在任何季節、任何地帶中生活；牠們的體溫永遠能保持一定的度數，

所以不至於像蛇、蛙、蜥蜴之類，只能在夏天活動，一到冬季便蟄伏假眠。

說到生物中最高等的人類，他有發達的腦子，他有聰明智慧，他有意志，他能支配他自己一切的行動，不至於像其他生物只能隨着造化變遷，存亡盛衰不能自主。所以無論任何民族，只要他自己努力，能發揮他的特長，能適應他的環境，無有不繁榮發達的道理。我們中國，在世界各國中，人口最多，而且土地既廣，歷史亦久，照進化的事實看起來，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優勝的條件——青年們！我們向前努力罷！

人

李石岑

人是動物的一種，然則人與動物究竟有沒有區別？這是一個頗不易說明的問題。

佛蘭克林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句話很有道理。我們知道，人與動物本來是沒有區別的，人是利用自然，以求適應環境的，動物也正是如此。但人能製造勞動工具，生產生活資料，動物卻不能如此，動物祇不過搜集和使用既存的生
活資料而已。這是人與動物絕對不同的地方。這個不同，不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不同。

人從他能製造簡單的工具以後，人的動物的階段，從此告終，而人本身發展的階段，便從此開始。

動物利用自然，以求適應環境，祇是消極的、本能的；人卻是積極的、理智的，這就由於人能製造工具。

人從他有了勞動工具以後，經驗日益增加，理智遂日益發展。理智祇是勞動的產物，並不是人類活動的原始要素。

人因爲理智的發展，所以能征服自然，不祇是利用自然；能創造環境，不祇是適應環境：這使人與動物遂截然分離。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自然影響到人，人又影響到自然。人與自然交換其影響於物質世界之中。我們人類世界的發展，祇是人與自然之間所行的物質交換過程。

在這裏不可忘記了亞里士多德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當製造勞動工具、生產生活資料的時候，人不但施影響於自然，而且人與人是交互影響的。這是說人如果離開了人的幫助，便不能製造勞動工具，生產生活資料。人類決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的人類發生密切的關聯的，所以「人是社會的動物」。在社會裏面纔有個別的人，這便叫做社會的人。再補充一句：「人便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自有了人類以來，便有了人類社會。人無論在學校裏，在家庭裏，在工場裏，以至在一切環境裏，總脫不了社會的影響。我們的言論，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一切行爲，無論是從同時代的人學習來的，或從前代的人學習來的，都可說是社會影響的結果。社會的影響可以決定個人的言論、思想和一切行爲。可是個人在社會中亦能發生作用，個人具有推動社會、改造社會之力。不過個人若不與歷史相應，不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是不能發生作用的。這便是說個人在社會中所發生的作用，僅在社會關係所容許的範圍以內。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對於人與動物的區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便可以得到正確的理解。

物理學和人生

周昌壽

物理學是自然科學中最重要而又能代表全體自然科學的一個學科，其內容通常分爲力學、熱學、音學、光學、磁學及電學等各小分科。這種分科的標準，完全根據於人類的感官。凡能由肌肉的動作感受得到的現象，屬於力學的研究範圍。凡能由皮膚的接觸感受得到的現象，屬於熱學的研究範圍。凡能由耳膜的振動感受得到的現象，屬於音學的研究範圍。凡能由神經的刺激感受得到的現象，屬於光學的研究範圍。至於磁學、電學，因爲我們的感官，缺少了這樣的要素，不能直接感受這一類的現象，所以發達很遲；可是他們的範圍異常廣泛，性質又特別重要，一經發揚以後，即大有凌駕其他各科而上的形勢。就這一層着想，也就足以察見我們的感官，頗多欠缺，根據這些感官而來的分科，並沒有多大的價值了。

實際上物理學的主要目的，概括起來說，是在探求一切物理現象間的因果關係。明白了這種關係，不但可以解決疑問，增長知識，並且同時還可以利用新得的知識，去彌補感官的缺陷，擴張人類的勢力，征服自然的環境。例如距離在三十萬光年以外的星雲，可由望遠鏡觀測；直徑在萬萬萬分之一公釐以下的電子，可由顯微鏡中窺見；紫色部以外的光，可用照相乾板留下痕跡；紅色部以外的光，可用驗微溫器檢查徵兆；微弱的音波，可用高聲器擴大；數萬里外的消息，可用電報、電話、無線電等傳達；水面可用輪船，水底可用潛艇，陸地可用火車、汽車，空中可用飛艇、飛機；夏日有電扇、冷氣卻暑，冬日有電爐、熱汽取暖；記留音容可用有聲影片，照耀黑夜可用電燈：凡此種種，無一不由物理學得來，亦無一不和人生有密

切的關係。天賦的機能有限，新創的環境層出不窮，就是專爲適應環境着想，已非努力於物理學的研究不可。若再進一步，欲謀增進人類的幸福，創造理想的文化，更非加倍努力不可。

慧觀

梁啓超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卽人羣——也，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

，非所見也，非所聞也。

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昔有傭一蠢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旣而互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襪褻、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騶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莎士比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

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疆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
痕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
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
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殉情

莫泊三著
曾仲鳴譯

今年，秋季向盡，我的表兄加陸德賀永，請我到鄉間去，乘天明的時候，在沼地裏獵野鴨。……

晨間三點鐘正響罷，人家叫醒我，我急急的披上一件羊皮大衣，加陸穿一襲熊皮。我們各吞下兩杯咖啡，又飲了兩盞燒酒，相率離家。一個獵場看守人，和兩隻獵狗名叫榜駿和僻浩的，追隨我們的身邊。

我和加陸並肩而行，低着頭，曲着背，兩手在衣袋中，而獵槍則在腋下。我們的革履用毛布包裹，如此，在冰凍的溪面行走，可免跌倒，又無聲音。我們的狗，喘息不已，它們的氣息，盡化作白煙。

我們不久就到沼澤的岸旁。我們進至蘆葦的狹徑裏，狹徑

直穿低矮的叢林而過。

忽然，我遙見在幽徑的轉彎處，有我們所築的埋伏小屋，我們即走入。我們幾乎尚有一小時，等候野鴨的醒來，我便卷在氈中以取暖。

天際漸漸的現淡白色，鴨羣成行，從空中迅速掠過，作點斑斑，剎那間，即沈沒不復可見。

在微黑的天邊，忽發一道紅光，加陸剛剛放射一彈，兩狗便匆匆的奔去。

自此以後，每隔一分鐘，或是我，或是他，望見蘆葦上有一羣鴨的黑影，便即刻開槍射擊。榜駿和僻浩又氣喘，又快樂，屢含血絲淋漓的飛禽，奔向我們。它們的雙眼還時時對我們沈視呢！

晨光熹微，天色清蒼，朝陽從谷隙吐出。我們正想歸去，忽有兩鳥直頸張翅，從我們的頭上飛過。我即發一槍，兩鳥中有一鳥立刻落在我的腳邊，是一隻腹際多白毛的鴛鴦。此時，在空間，繞着我的頭頂，有一種音響，是一種鳥聲，短促的、連續的、悲慘的；那隻未死的小鳥纏繞碧空，盤旋於我們的上面，注視我手中所握着的它的伴侶。

加陸屈膝地上，獵槍放於肩際，目光耿耿，窺伺那隻小鳥，等候它更迫近些。

他說：「你已殺了雌的，那隻雄的一定不會飛去！」

當然的，它不肯飛去了！它盤旋不止，只在我們的左右哭泣。從來沒有一種悲痛的呻吟，使我傷心愴神，和這隻失侶的小鳥所發出的哀訴、所表示的愁怨一樣！

有時，它爲獵槍所恐嚇而逃避，似欲繼續它的去路，獨自衝天遠引。然而，終不能忽然他往，依舊轉回，尋覓它的同伴。

加陸對我說道：『把雌的放在地上，那隻雄的一定飛下來。』

它果然越飛越近，依傍雌的遺骸，悲傷心愛者的喪亡，深情所及，竟不顧慮危險了！……

(節自貢獻)

廖氏

彭端淑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皇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遲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

廖氏

五五

荆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宅池邊種穀續之；以草爲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

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某，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曠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頹敝尙存，大樹如圍，自屋中出；微煙出沒。異之，固不計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忽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視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容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我夫耶？我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褱與我，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意者，卽解衣擲樓上。須臾，氏自樓下，面目黧黑

，髮亂如蓬，成勳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人。偕至鄰家，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

給亡婦（上）

朱自清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記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着：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閏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卻在腿上生了溼瘡，整天坐在竹牀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

時也和母親談過，這孩子是只可以養着玩兒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挨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着老媽子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爲他操的那一份兒心也夠瞧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好兒睡過。那裏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點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蠟般的臉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邁兒起，你總是自己餵乳，一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道按鐘點兒餵，後來知道了，卻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裏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瞧你的覺老沒睡足。白天裏還得做菜，照料孩子，

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餵奶粉，另雇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裏一聽見哭，就豎起耳朵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裏；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眞把你惦記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卻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記出來的；那個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爲止。你對於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只拼命的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

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頭了，總不相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羣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想不到會一去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心我知道，你滿想着好好兒帶着六個孩子回來見我的。謙！你那時一定這樣想，一定的。

給亡婦（下）

朱自清

除了孩子，你心裏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

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占住，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裏。家裏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封復信，說家裏有事，不能不回去。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第末次的抗議，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裏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鐮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裏的氣，你都忍着。這全爲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個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裏人諷你也走。那裏走！只得硬着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冰窖子，你們在窖裏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才將你們領出來了，一

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壞，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的綢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着；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牀，說是躺着家裏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那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京。真虧你領着母親和一羣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嶺。這兩回差不多只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

十二年裏，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古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你；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爲我的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人從家鄉捎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着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並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和你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十二年裏你爲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壞，無論是離是合，你從來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說怨我

，就是怨命也沒有過。老實說，我的脾氣可不大好，遷怒的事兒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咷。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為我吃苦，更為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着的。這些年來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夠麻煩了。你常生病，卻總不開口，掙扎着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事。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為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着我。明明躺着，聽見我的腳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爛

了一個大窟窿了！大夫勸你到西山去靜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裏躺着，你也丟不下那份兒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你就完了！本來盼望還見得着你，這一來可拉倒了。你也何嘗想到這個？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着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抗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罷。那時墳上壙下密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溼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壙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

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採自東方雜誌）

十五娘

玄 廬

菜子黃，百花香，輕輕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把隔年的稻根泥，塊塊翻過來曬太陽。不問晴和雨，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偏是他，閒得兩隻手沒處放！

「看了幾分蠶，除了幾擔桑，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有的是田、地、和山、蕩。他都要忙也，那裏許他忙？——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昨天聽人說：「那裏的地方招墾荒。」」
五十高興極了，三腳兩步，慌慌張張：「喂，十五娘，我們底人家做成了；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就在這

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一夜沒睡，補綴了些破衣裳，一針一歡喜，一綫一悲傷。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綫裏引出；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此刻都不會哭，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他擡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一個郵差東問西問十五娘。伊接到信卻一字不識，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嗎？』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你要給我銅版一雙，

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信該到了？繭該摘了？桑葉債該還了？伊該不哭了？』四周圍異地風光，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月光照着紡車響，門前河水微風漾，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鄰家嫂嫂太多情，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明朝再做何妨。』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着紡。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本來兩想合一想，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痰藜上。工作乏了他也——不是，瘟疫染了他也——不是。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把勇猛的五十榨成了肉醬：無意

識的工作中正在癡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纔了蠶桑，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堆滿一牀，壓滿一箱。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五十啊！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明月照着凍河水，尖風刺着小屋霜，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破瓦棱裏透進一綫月光，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墾殖場。

母別子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

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敕賜金錢二百萬，洛

白居易

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嬾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這一部分指山東的西北部。粗略說來，算包括着東臨道屬的二十九縣。此外如舊武定屬、舊曹屬，都很相似。不過舊武定屬各縣的人情更枯薄些，舊曹屬的人情又較粗魯、質直、強野些；這些地方的農民，自然受這人情的薰染。但是經濟狀況上絕沒有可注意的不同。直隸的南部、河南的北部的農民情形很相似；和東臨同在一個經濟區裏。

我先要略說明東臨一帶地理上經濟上的位置，因為這些是造成他的社會的狀況的；而農民又不過是社會的一部，自然受他影響了。東臨一帶，據山東的西北部，全是平原，除去東南一個小角外，沒有一點山澤。土質是黏性黃土多，間有沙地。地殼的最上面，全是被黃河造成的沖積層。河水沖積的結果，

一部分肥沃了，一部分變成鹼地。所以土性平均說來，總算瘠薄，遠不如山東東部與曹屬；但也不很斥鹵，像武定一帶。所以這地的人不很富足，不很饑荒，能維持着在本地人的生活，只是這生活也很枯薄的了。交通上只有一條黃河，是不中用的；一條衛河和運河，是用處不多的；東邊一條津浦路，在境內穿個角；西邊的京漢路，雖不在境內，可也能幫助他的交通；其餘全是旱路。所以這在交通方便與不方便之間的地方，也很受點外邊經濟勢力的侵入，但是決不如山東東部的利害。山東東部直接受日本經濟勢力的侵略，所以那裏經濟狀況很紊亂，發橫財的人，和失業的人都很多。山東西部也是洋貨的大銷場，不過日本人還不能到此地來坐地經營，所以經濟上不見有大紊亂。但東部農民和其他社會，被壓迫而創新實業的頗多；兼以

交通便，人民多，有泛海遠徙的冒險性，舊實業也很有可觀。
（山東東部舊實業在中國的力量，是大家知道的。）所以現在雖然失了一個經濟的大淵源，可也能創個新淵源，決不像西部坐待枯槁。東部是個新陳代謝的狀態，西部只有一個舊的狀態將次死去。這現象不由於農民不適於經濟狀況，社會上一切皆然。東部能早吸收點新文化，社會上漸有起色；西部只有一個舊社會的系統將次死去。這一片地方的自然狀況，——就是地勢齊一，土田枯薄，地不絲毫荒蕪，也不加以水利等等的振作，——很可以陪襯這一片地方的社會狀況，齊一，枯薄，不一味頹敗，也不振作。

山東東部南部多大地主，東臨一帶是很少的。有三四千小畝地的人便是了不得的財主。因為少大地主，村落就小了，散

布的密極了。鄉村間的人家，以竭力經營能維持極原始的生活的占大多數。大村鎮固然也有，一兩家的小村固然也不少，但以二三十家至七八十家爲常例。村與村的生活，各各獨立。聯村的「團」「鄰」等等，簡直是有名無實，除當土匪的騷擾時代，用以自保外，只有應酬官差的一條用處。一村是一個單位。一個村裏頗有義氣。一家的親戚，大家也以親戚相稱；一家的朋友，就是闖村的朋友。不論貧富貴賤，總是平等的，但以年齒輩分爲差，所以一村彷彿是一個大族。一村的自治有「公看義坡」——即所謂「守望相助」——、公應官差、公設一兩個學房（私塾）、公修圍牆廟宇等。但這些事項總是爲防禦而設的多，爲發展而設的乃「絕無僅有」。所以村的結合很少力量，感情雖結合而事業少見。髡髻家家的生活都有點獨立的意

味。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中）

孟真

農民的生活最使我們注意的一點，是他們的不分工的生活。一個農夫，兼爲工人，兼爲行商，有時又間爲開鋪店者。夏秋收穫時和播種、翻地、鋤草時，他是農夫；農業閒暇時，他常蓋房，打木器、棺材，治理農具與農家用具等等；有時用自已的大車，載糧食、棉花、柴草、帽辮、和其他原料等等，運到別處，再以當地的產品載回，不住的往來買遷。他的村莊若大些，也可以弄點小小資本開鋪；若旁大路，便可開店。總是常常利用他的時日與器具（若車、牛、騾、馬等）、房屋，賺得個極質樸的生活。

一個農夫在農作時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時起來，整備好

用畜與用具，趕緊吃了早飯，（或不吃，待人送。）趕到地上，工作到午；家裏的人把午飯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時，忙時乃至六七時；回家，吃晚飯，趁空磨麵、碾米；八九時就寢；但夜間以須飼牲畜之故，起來三四次。在收穫時，有時須借月光在田中或場上勞動，必在地頭上睡覺，所以勞動的時間竟達二十餘小時。若當恰恰成熟時，怕被人偷或天氣改變，便徹夜不眠。

一個農婦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時起來，煮飯，飯後洗濯器具。午間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時又是一遍。有小兒女的，自然要伺應他；不過除吃奶時，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時放在沙土布袋裏。到四五歲時，就全不管了；七八歲時，便要幫大人工作了。農婦管田地以外的一切農家事務，除造自己

的衣食之外，還有曬菜、磨麵、餵豬等等職務。紡綫、織粗布、繅絲、編帽辮，都是整日徹夜的工作。場上女子與男子一同服勞，看坡也如此；但女子不耕種，這因爲纏足的風俗，還絲毫不曾改革的緣故。

一個農夫一年的生活大略如下：陰曆正月裏，總要玩幾天；到了解凍，便須在田地裏做事了，但不甚忙；待麥子成壠就忙些了。初春暇時預備一年的工具，或修蓋房屋等。清明節後，早秋禾稼就要下種了，從此大忙特忙；麥收穫時（約當端陽節），忙個要死；一夏爲秋禾，沒有一天閒；直到秋穫，又忙個要死；待八月底，把麥苗種上，九月底，場裏事完，從此無事了。勤的人趁暇時出外買遷，不勤的人也非在家舍農而工不可；但冬季總是一個假期，中等以下的農夫，什九趁這暇時拾

糞。

一個農婦一年的生活大略如下：春天是預備食物忙，夏與初秋是助農作忙，深秋是衣忙，冬是紡織忙。農婦幾乎比農夫還勞苦，因為四時不得安寧；最苦惱的是秋冬兩季。冬天常在地下屋裏織布；多人集在一起，童孩遺溺，暖氣蒸着，臭極。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下）

孟真

農民的家庭自然大小不等。現在取一個中等的人口和中等的產業的農家作例：一家有老農和他的妻兩口，都七十歲了；他們的大兒子與兒婦，都及五十歲了，二兒與兒婦，都四十多歲了，三兒三十歲，妻死了。這三兒已分居；公共除出四十小畝田來，作兩個老者的養生送死費。這四十畝田大家種着，賣了糧食的錢貸出，作兩個老者的零用；至於食住，是每月中每

房供給十天。長房的長子下關東死了，只有長媳，帶着個孫子，手中稍有點在母家得來的「體己錢」，放着生息。二兒三兒皆有妻，皆農作，也都有兒女。三個兒媳輪流着做飯，每人三天。家裏有綫車三架、布機二架，有土房十五六間。院子裏幾個水缸、菜缸、糧囤，和豬圈、雞窩間雜着。有磨一座，和鴿子窩在一個屋裏。一個空院裏積柴、餵牛。房頂上就是他們的曬物場。兩個兒子自種着五十畝地，租了人家三十畝地，家裏用着一個「做活的」。農作之外，還須於暇時拾糞，做點工，如打棺材之類，纔夠一家人用度。三個兒媳人人積「體己錢」，工作很勤，冬天織布，春夏繅絲，打草帽瓣；但也常把糧米私糶了利己，所以姑婦妯娌間的悶氣是常日不免的。長房裏又有兩個女兒：大的嫁了，嫁的人家遵守衣用由婆家供給的習慣

；（我們地方對於兒媳有兩種待遇：在一帶地方，兒媳的衣物，由婆家供給。在別一帶地方，兒媳的衣物，全由娘家供給；婆家除管吃飯外，一切不問；甚至把兒媳所生之兒女，亦由其外家供給衣物；尤甚者，此兒媳之夫之衣物，亦歸其岳家支取。風行於東阿、東平、陽穀一帶。）小的在家也天天操作，預備積「體己錢」。二房的房舍、田產與長房相等。長子開酒店，二子在城裏學堂讀書，都娶過妻了。自己的田由「做活的」種。這一房比長房過得充裕，稍有資本，所以能供給一個兒子讀書，還供給一個女兒在婆家的一切用度。三房把他的地租出去，用幾個夥計，就住房的前院開店。

這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家庭；他們的生活，就以這樣的家庭爲根據。這是一個「小康之家」。還有許多下於此的，——在

農民中占過半（或三分二）的多數，——心裏邊的企求，也就是以此爲究竟。據我推測他們的心理，除去富戶和被都市生活引誘了心思的，大多數的農民心中，以這樣階級的人家爲公道、自給、可以滿足的生活。

這是一個中產之家。此外貧富的差異，自然也是相距很遠，不過比起都市中貧富的懸殊，是遠不及了。村落中突然有個極富的人家，必是他的生活不限於村落，不是純粹的農民生活。在純粹的農民生活中，貧富的差別很有限度；而且使他們的貧富懸殊的，除去遺產、和官家借差役或訟案勒索、和災旱、三種原因外，其餘的原因都是合理的原因，如勤儉與怠侈、誠樸與飄蕩、和氣與乖張等。所以農民的生活在分配上本來是合理的；所以使他們不合理者，全由於他們以外的不生產者的生

活擾亂他們，使他們失了平衡。在這樣下等經濟狀態的生活中，能保存很好的質素，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節自浙青年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

深洲風土記物產篇後序

吳汝綸

昔之人觀方物息耗，知一時政俗；史公貨殖、孟堅地志皆是也。方二三百里地，畫爲四城，官號令不相通流，民罕出鄉井，風教旣異，水土百物，又多寡參錯，則習尙殊焉。

深洲：田畜事蠶，兼果、布之利，無甚貧甚富之民。民惟魯畏法，不事商賈，頗齟齬無積聚。獨南郭李氏，以農田起富，守其法數世不敗。俗尙耕、牧，馬、牛、驢、羸，以時市易，而磨頭爲一都會，其贏入月計，抵冀之一州歲計焉。

武強：地瘠人貧，物力稍絀。民往往畫古今人物刻版雜印

五色紙，入市鬻售悅婦孺；其事至鄙淺，然頗行遠，遠至山西太原。而小範瀕滏水，北賈天津，南達邢、磁、洛，縮穀津要；賀氏居近小範，頗收其委輸，以此富蓋一縣。俗好文飾。邑小，官不足於財，號難治。其納賦，紳輕民重。

州所產無遠物，獨饒陽以答布，安平以絹，皆行一二千里。二縣以此多賈；而饒陽特著，往往用賈起富，千名常氏其選也。常氏稍衰，而張岡劉氏、官廳李氏、城坊田氏、韓氏繼興，皆安坐里閭，而塞外東三省、內外蒙古，持一紙書數千里齎銀幣來取布。銀幣陸行，輻湊於北鄙尹邨。尹邨雖在郊野，其殷富十倍城郭；量其富，小範不及也。俗雜齊、趙；民輕俠喜田獵，其黠者稍狙詐趣利。

安平故以絹利著聞，絹行歐、美矣。近則外國遠商，入市

馬尾、牛豬毛，毛物四面至，而縣城要其衝。商賈人以毛絹故不窮。農田被漳沱卅餘年，故家多敗；而弓氏以儉約世守家法，家以不失。故民俗樸，易怒好鬪；然畏官，官在他邑不能其職，到安平輒得賢吏聲。

凡州及三縣，風尚大較如此。……

紡織

黃雲驥

布帛呢絨，氈花邊，都可稱之爲紡織物。此等紡織物，由纖維而成絲縷，由絲縷而成幅匹，工作甚繁。特其工作之經過，則大抵視原料及成品而方法各異。

試先言紡。紡棉：須將花衣彈清，梳直之使成條，於是漸次抽長加撚，而紡之成紗，合之成綫焉。紡毛：須將生毛浸洗、烘乾、鬆開，梳之成條，於是漸次抽長加撚，而使之成紗成

綫焉。紡麻：須將麻皮分段截斷，以次爬梳，使之成條，於是漸次抽長加撚，成紗成綫；倘欲精紡之，則其粗紗且須經過熱水而後可焉。縲絲：將繭煮過之後，置諸熱水盤中，即可連續抽其絲；至於廢絲破繭等，則可以之紡絹。紡絹之法，先須煮洗、脫水、撕開，梳直成條，然後漸次抽長加撚，成絲成綫焉。近世盛行人造絲，人造絲以嚴格言之，實無所謂紡；其成絲之法，以化學作用爲多，先將木材、紙料等，化成鹼性纖維素，以二硫化炭處理之，再由細管在酸性溶液內壓出，使之凝固，即成絲狀矣。——以上紡之大略也。

請再言織。綢布呢絨，皆爲紡成之絲縷所織；織必以經緯，縱者曰經，橫者曰緯，縱橫相交，織物乃成。成經之方法，須將絲縷絡成筒，捲成軸，再經過上漿之手續，然後一一穿過

綜窻——窻字亦作扣，所謂絲絲入扣者也。緯雖不用漿，然須繞成杼子，插入梭內，始可以就經而織。此外如織氈及花邊等，則一綫到底，自相纏繞，無經緯之可言。而呢帽、氈毯等物，在製造時，但將梳好之毛膜，加潮軋結，使成所需之狀；雖列於織物類，而幾乎無織之可言。——以上織之大略也。

縫衣歌

一

美人蒙敝衣，當窗理針綫。眼昏未敢睡，十指旣已倦。不辭縫衣苦，飢窮可奈何！願以最悲音，一唱縫衣歌。

二

縫衣復縫衣，雞聲起前廚；縫衣復縫衣，星光當窗幃。竊聞回教國，女罪不可贖；耶教復如何，爲奴幾時畢？

何特著
馬君武譯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不自覺；縫衣復縫衣，眼倦不可藥。一襟復一袖，一袖復一襟，低頭欲入睡，縫衣未敢停。

四

人誰無姊妹，人誰無母妻？衣錦帶絲羅，人命自不齊。縫衣復縫衣，飢寒兼垢穢。一針穿雙綫，縫衣更縫被。

五

縫衣無已時，人生幾時死？死亦無所懼，吾身自應爾。吾身自應爾，上帝其鑒此：血肉亦何賤，麵包貴無比！

六

縫衣復縫衣，工價何所償：黑麵聊能飽，薦草盈一牀；屋漏地板壞，瓦斷足不穩；素牆無粉飾，夜深掛予影。

七

縫衣復縫衣，針綫聲颼颼；縫衣復縫衣，作工如羈囚。一袖復一襟，一襟復一袖，不信腦筋倦，其倦如雙手。

八

縫衣復縫衣，冬風侵肌骨；縫衣復縫衣，夏日蒸炎燠。翩翩雙飛燕，來集破簷底；新燕已生羽，飛鳴示予喜。

九

頽垣生女蘿，其香何馥郁；頭上有青天，腳下蔓草綠。暫時停針綫，悠悠生遠心；不敢停針綫，時刻即黃金。

十

暫時停針綫，悠悠何所思；無愛復無望，百憂忽來權。有淚不敢滴，淚痕盈眼窩；淚滴衣裳溼，恐礙針綫過。

十一

美人蒙敝衣，當窗理針綫。眼昏未敢睡，十指既已倦。且唱縫衣歌，窮餓不須理；可惜此歌聲，不入富人耳！

（採自文學與革命）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鬪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啊！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鬪嗎？

江 但我確曾奮鬪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

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妒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啊！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鬪的辛苦啊，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啊，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

惑！

痛苦的安慰，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採自小雨點）

三峽記遊

高一涵

二號早七點鐘，蜀亭開了。走了一個鐘頭，便入平喜壩。這個地方的水流得很急，兩岸的山高得出奇，船傍着山邊走，忽然離山幾十丈，忽然伸出手可摸到巖石。九時至十時都在西陵峽中走。在這個峽中，江身是曲折的，朝前看去不多遠總有

一個大山當前，朝後看也有一個大山塞住水口。有時看看，好像沒有路可走一般；忽然水勢一轉，又現出一條江路。再走幾里，又有峽了，又把水流隔斷了。這個任憑你左看右看，可真是尋不出江路了；船再上去，便要迎頭碰在石壁上了；忽然間船頭一轉，沖上灘去，又現出一番新景象。輾轉上去，大致都是這樣。

這種高入雲霄的山峯，有的如刀切的石壁，有的如出土的筍尖，有的好像是人工用白石砌成的，有的又好像是天工故意戲造的。有時船從山下過，山上的滴泉點點落在船頭。過峽的時候，正逢着大雨；樹杪上的飛泉雜些泥土下降，遠望好像有人在山壁上臨風撒細黃土一般；飛到半空，變成一縷一縷的黃煙，騰雲駕霧的飛去。從前的人說，瀑布好像天空中掛白練子

，但是掛白練子的瀑布還是常常可以見的，祇有這好像撒黃土的瀑布，非巧遇着大雨天便不能看見了。沿途瀑布，大大小小也不知道有多少，要是學那舊人的詩句，可說是：『無山非峭壁，有水盡飛泉。』就是那炎熱如火的日光，到此也不能直射下來，顯他的威力。就是那炎熱如火的熱風，到此也不能不遵循山的軌道，緩緩的從船頭上帶些涼爽氣吹來。

三號早晨，從巫山峽開船。巫山有十二峯，神女峯尤其好看。其餘各峯，都高可摩天。八時過夔峽，就是瞿唐峽，此處水流更急，峽更窄。語曰：『夔門天下壯，峨眉天下秀，』可見得這一峽的雄壯，是人人公認的了。山勢峭峻，真令人意想不到，到此纔知中國的山水畫上的奇峯怪石，絕不是憑空杜撰的。灩澦堆在瞿唐峽內，秋冬之季，高可數丈；現在埋在水中

，一點影子也瞧不出。所以四川的歸客，多在船上說，『這回過三峽倒忘記水漲，祇當作山頭矮了。』原來川江的水漲到十餘丈不算奇事；今天把船停在江邊，明兒水忽然間下落，把船擱在石巖上或沙灘上，都是平常的事。

瞿唐峽上便是夔州。到夔州回頭看，瞿唐峽緊緊的把水口塞住，任憑你怎樣看，總看不出水從何處流下。自夔州以上，便沒有大山，水也平些。幾天來在三峽中行，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被看山奪去了。走一分鐘不看，便失掉一個風景。祇在左邊看，不到右邊看，便又失掉一個風景。祇在前看，不朝後看，也是失掉風景。所以我們過三峽，如同劉老老進大觀園一般，看一樣愛一樣，恨不得把他們一齊攝入腦筋中去。可惜我既不會做詩，又不會畫畫，臨行的時候，又不曾帶照相機去；所

以任憑沿途的山水怎樣對着我爭妍獻媚，都是白費了一片心。

（節錄北京晨報副刊）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

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

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

。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磴磴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噲眩者，周景王之無射也；鏃坎鏗鞀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疏磧塘記

徐宏祖

由竹家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爲二：循北峯直去，爲騰越南向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爲疏磧塘道。余乃舍大道從橫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

，一溪貫其中。溪西之山，嶮岬南踞；是爲半箇山。

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是爲硫磺塘邨；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迸，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甚大，持傘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

又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

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熠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燦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爲水所射，不得近。其齶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束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亭，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卽有硝也。

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煙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有人將沙圓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從戳孔

出。此皆人之釀礦者。

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逾西嶺，知此爲半箇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堆雲駢瓣，崿呀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

（節錄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十）

濟南的冬天

老舍

對於一個在北平住慣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風，便是奇蹟；濟南的冬天是沒有風聲的。對於一個剛由倫敦回來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見日光，便是怪事；濟南的冬天是響晴的。自然，在熱帶的地方，日光是永遠那麼毒，響亮的天氣反有點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國的冬天，而能有溫晴的天氣，濟南真得算個寶地。

設若單單是有陽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請閉上眼睛想：一個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藍天底下，很暖很安適的睡着；只等春風來把牠們喚醒，這是不是個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濟南圍了個圈兒，只有北邊缺着點口兒。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別可愛，好像是把濟南放在一個小搖籃裏，牠們

全安靜不動的低聲的說：『你們放心吧，這兒準保暖和。』真的，濟南的人們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們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覺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們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覺的想起：『明天也許就是春天了吧？這樣的溫暖，今天夜裏山草也許就綠起來了吧？』就是這點幻想不能一時實現，他們也並不着急，因為有這樣慈善的冬天，幹啥還希望別的呢！

最妙的是下點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發的青黑，樹尖上頂着一髻兒白花，好像小日本看護婦。山尖全白了，給藍天鑲上一道銀邊。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點，有的地方草色還露着；這樣，一道兒白，一道兒暗黃，給山們穿上一件帶水紋的花衣；看着看着，這件花衣好像被風兒吹動，叫你希望看見一點更美的山的肌膚。等到快日落的時候，微黃的陽光斜射在

山腰上，那點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點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濟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氣！

古老的濟南，城內那麼狹窄，城外又那麼寬敞，山坡上臥着些小村莊，小村莊的房頂上臥着點雪，對，這是張小水墨畫，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畫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結冰，倒在綠藻上冒着點熱氣。水藻真綠，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天兒越晴，水藻越綠，就憑這些綠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凍上；況且那長枝的垂柳還要在水裏照個影兒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麼清亮，那麼藍汪汪的，整個的是塊空靈的藍水晶。這塊水晶裏，包着紅屋頂，黃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團花的小灰色樹影；這就是冬天的濟南。

杭江之秋(上)

傅東華

風景本是靜物，坐在火車上看就變動的了。步行的風景遊覽家，無論怎樣把自己當做一具搖頭攝影器，他的視域能有多闊呢？又無論他怎樣健步，無論觀察點移得怎樣多，他目前的景象總不過有限幾套。若在火車上看，那風景就會移步換形，供給給你一套連續不斷的不同景象，使你在數小時之內就能獲得數百里風景的輪廓。「火車風景」(如果許我鑄造一個名詞的話)就是活動的影片，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題材的小說，它是有情節的，有布局的——有開場，有頂點，也有大團圓的。

新闢的杭江鐵路從去年春天通車到蘭溪，我們的自然文壇就又新出版了一部這樣的小說。批評家的讚美聲早已傳到我耳

朵裏，但我直到秋天纔有功夫去讀它。然而秋天是多麼幸運的一個日子啊！我竟於無意之中得見杭州風景最美的表現。

「火車風景」是有個性的。津浦路上多黃沙，滬杭路上多殞屋。京滬路只北端稍覺雄健，其餘部分也和滬杭路一樣平凡。總之，這幾條路給我們一個共同的印象——就是單調。它們都是差不多一個圖案貫徹到底的。你在這段看是這樣，換了一段看也仍是這樣——一律是平疇，平疇之外就是地平綫了。偶然也有一兩塊山替那平疇做背景，但都單調得多麼寒儉啊！

*

*

*

*

秋是老的了，天又下着濛濛雨，正是讀好書的時節。

從江邊開行以後，我就壹志凝神的準備着——準備着盡情賞鑑一番，準備着一幅幅的畫圖連續映照在兩邊玻璃窗上。

蕭山站過去了，臨浦站過去了，這樣差不多一個多鐘頭，只偶然瞥見一兩點遙遠的山影，大部分還是滬杭路上那種緊接地平綫的平疇，我便開始有點覺得失望。於是到了尖山站，你瞧，來了——山來了。

山來了，平疇突然被山吞下去了。我們夾進了山的行列，山做我們前面的儀仗了。那是重疊的山，「自然」號裏加料特製的山。你決不會感着單薄，你決不會疑心製造時減料偷工。

有時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但是大部分地方的傾斜都極大。你雖在兩面山腳的縫裏走，離開山的本峯仍舊還很遠，因而使你有相當的角度可以窺見山的全形。但是那一塊山肯把她的全形給你看呢？那一塊山都和她的同伴們或者並肩，或者交臂，或者摟抱，或者疊股。有的從她伙伴們的肩

膊縫裏露出半個罩着面幕的容顏，有的從她姊妹行的雲鬢邊透出一彎輕掃淡妝的眉黛。濃妝的居於前列，隨着你行程的彎曲獻媚呈妍；淡妝的躲在後邊，目送你忍心奔馳而前，有若依依不捨的態度。

這樣使我們左顧右盼的應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鐘，這纔又像日月蝕後恢復期間的狀態，平疇慢慢的吐出來了。但是地平綫終於不能恢復。那逐漸開展的平疇隨處都有山影作鑲緋；山影的濃淡就和平疇的闊狹成了反比例。有幾處的平疇似乎是一望無際的，但仍有飽蘸着水的花青筆在它的邊緣上輕輕一抹。

於是過了湄池，便又換了一幕。突然間，我們車上的光綫失掉均衡了。突然間，有一道黑影闖入我們的右側。急忙擡頭看時，原來是一列重疊的山嶂從煙霧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來。

這一系列山嶂和前段看見的那些對峙的山巒又不同。它們是朦朧的，分不出它們的層疊，看不清它們的輪廓，上面和天空渾無界綫，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只如大理石裏隱約透露的青紋，究不知起自何方，也難辨迄於何處。

那時我們的左側本是一片平曠，但不知怎麼一轉，山嶂忽然移到左側來，平曠忽然搬到右側去。如是交互着搬動了數回，便又左右都有山嶂，只不如從前那麼夾緊，而左右各有一段平曠做緩衝了。

這時最奇的景象，就是左右兩側山容明暗之不一。你向左看時，山的輪廓很曖昧；向右看時，卻如幾何圖畫一般的分明。你以為這當然是「秋雨隔田塍」的現象所致，但是走過幾分鐘之後，曖昧和分明的方向忽然互換了，而我們卻是明明按直

綫走的。誰能解釋這種神祕呢？

杭江之秋（中）

傅東華

到直埠了。從此神祕劇就告結束，而濃豔的中古浪漫劇開幕了。幕開之後，就見兩旁豎着不斷的圍屏，地上鋪着一條廣漠的厚毯。圍屏是一律濃綠色的，地毯則由黃、紅、綠三種彩色構成。黃的是未割的晚稻，紅的是蕎麥，綠的是菜蔬。可是誰管它什麼是什麼呢？我們目不暇接了。這三種彩色構成了平面幾何的一切圖形，織成了波斯毯、荷蘭毯、緯成綢、雲霞緞……上一切人類所能想像的花樣。且因我們自己如飛的奔駛，那三種基本色素就起了三色板的作用，在向後飛馳的過程中化成一切可能的彩色。濃豔極了，富麗極了；我們領略着文藝復興期的荷蘭的畫圖，我們身入了天方夜談裏的蘇丹的宮殿。

這樣使我們的口胃膩得化不開了一回，於是突然又變了。那是在過了諸暨牌頭站之後。以前，山勢雖然重疊，雖然複雜，但只能見其深，見其遠，而未嘗見其奇，見其險。以前，山容無論曖昧，無論分明，總都載着厚厚一層肉。至此，山纔挺出嶙峋的瘦骨來；山勢也漸突兀了，不像以前那樣停勻了。有的額頭上怒挺出鐵色的巉巖，有的半腰裏橫撐出駭人的刀戟。我們從它旁邊擦過去，頭頂的懸崖威脅着要壓碎我們。就是離開稍遠的山巖，也像鐵羅漢般踞坐着對我們怒視。如此，我們方離了肉感的奢華，便進入幽人的絕域。

但是調劑又來了。熱一陣，冷一陣，鬧一陣，靜一陣，終於又到不熱亦不冷、不鬧亦不靜的鄭家塢了。山還是那麼突兀，但是山頭偶有幾株蒼翠欲滴的古松，將山骨完全遮沒，猗猗

之勢也因而減殺。於是我們於剛勁肅殺中復得領略柔和的秀氣。那樣的秀，那樣的翠，我生平只在宋人的古畫裏看見過。從前見古人畫中用石綠，往往疑心自然界沒有這種顏色，這番看見鄭家塢的松，纔相信古人著色並非杜撰。

而且水也出來了。一路來我們也曾見過許多水，但都不是構成風景的因素。過了鄭家塢之後，纔見有曲折澄瑩的山澗、山溪，隨山勢的紆迴共同構成了旋律。杭江路的風景到鄭家塢而後山水備。

杭江之秋（下）

傅東華

於是我們轉了一個彎，就要和杭江秋景最精采的部分對面了——要達到我們的頂點了。

蘇溪！——就是這個名字也像具有幾分的慳惑，但已不屬

出產西施的諸暨境了。我們那個彎一轉過來，眼前便見燒野火般的一陣紅，——滿山滿塢的紅，滿坑滿谷的紅。這不是楓葉的紅，乃是柏子葉的紅。柏子葉的隙中，又有蕎麥的連篇紅稈彌補着，於是一切都被一襲紅錦製成的無縫天衣罩着了。

但若這幅紅錦是四方形的，長方形的，菱形的，等邊三角形的，不等邊三角形的，圓形的，橢圓形的，或任何其他幾何圖形的，那就不算奇，也就不能這般有趣。因為既有定形，就有盡處，有盡處就單調了。即使你的活動的視角可使那幅紅錦忽而方，忽而圓，忽而三角，忽而菱形，那也總不過那麼幾套，變盡也就盡了。不，這地方的奇不在這樣的變，而在你覺得它變，卻又不知它怎樣變。這叫我怎麼形容呢？總之，你站在這個地方，你是要對幾何學的本身也發生懷疑的。你如果嘗試

說：在某一瞬间，我前面有一條路，左手有一座山，右手有一條水。不，不對；決沒有這樣整齊。事實上，你前面是沒有路的，最多也不過幾碼的路，就又被山擋住，然而你的火車仍可開過去，路自然出來了。你說山在左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背後；你說水在右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面前。因為一切幾何學的圖形都被打破了。你這一瞬间是在這樣畸形的一個圈子裏；過了一瞬間就換了一個圈子，仍舊是畸形的，卻已完全不同了。這樣，你的火車不知直綫或是曲綫地走了數十分鐘，你的意識裏面始終不會抓住那些山、水、溪灘的部位，就只覺紅，紅，紅，無間斷的紅，不成形的紅，使得你迷離恍惚，連自己立腳的地點也要發生疑惑。

尋常，風景是由山水兩種要素構成的，平疇不是風景的因

素。所以山水畫者大都由水畔起山，山腳帶水，斷沒有把一片平疇畫入山水之間的。在這一帶，有山，有水，有溪灘，卻也有平疇，但都布置得那麼錯落，支配得那麼調和，並不因有平疇而破壞了山水自然的結構，這又是這最精采部分的風景的一個特色。

此後將近義烏縣城一帶，自然的美就不得不讓步給人類更平凡的需要了，山水退爲田疇了，紅葉也漸稀疏了。再下去就可以「自慙無譏」。不過我們這部小說現在尙未完成，其餘三分之一的回目，不知究竟怎樣，將來的大團圓只好聽下回分解了。

真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自古造鐵路的計畫何曾有把風景作參考的呢？然而杭江路居然成了風景的傑作！

(節自《東方雜誌》)

詩十首

江 湜

舟中雜題六首

雜樹冬榮山益蒼，旁連漁舍對溪光。溪山如畫堪千里，影入篷窗只一方。

四山煙合忽蒼然，將卸風帆未泊船。聽得魚跳仍不見，扣舷人看水花圓。

天色時兼雨色昏，讀書小倦倚船門；溼雲看爾從天下，罩得山頭露卻根。

前水猶喧後水囂，急流駛若落殘潮；浮薪半束船旁過，一霎回看里許遙。

正是前灘春漲新，波聲激岸四無鄰。鷺鷥縮腳鷺回處，水

碓衝來沒半輪。

努力千篙只不前，爭灘搶水水濺濺。忽看一箭來船快，上有篙工枕手眠。

山行四首

百摺清溪百皺山，昨時來路此時還；停輿飲處猶能記，松蓋茶亭一兩間。

四山環匝似城頭，又着重山繞一周。不是沿溪尋得路，被山圍住幾時休？

炊煙一穗起茅檐，霽色遙看夜色兼，日腳斷無人趕及，倏從平地上山尖。

輿前峻嶺突然生，路向山腰折處行。絕頂何人作家住，一聲雞在半天鳴。

文天祥

文天祥，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童時嘗遊學宮，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胡銓等像，皆諡曰「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德祐初，元軍沿江東下，京師震動，詔天下勤王。時天祥在贛州，招募豪傑，有衆萬人，將以入援。其友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以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國其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日自奉

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宋亡，天祥兵敗被俘，繫送元京。途中絕粒八日，不死。至燕，館中供張甚盛，而天祥不寢不食，危坐達旦。元世祖欲其降，遣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有死耳。」幽之三年，終不可屈。殉國前數日，世祖召天祥入，問曰：「汝何願？」天祥曰：「但願得一死。」世祖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被害。死後，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桂公塘

郭源新

整整的走了一天，都是羊腸鳥道，有時簡直沒有路跡可循。那一帶沒有山居的人，也沒有茅舍、小廟，有銀子買不到東

西充飢。大家餓了一天。金應那小夥子，飢餓得要叫喚起來。但忍住了千萬的怨恨，不說什麼。

天祥走得喘不過氣來。扶在余元慶的身上，勉强的前進。有幾次，實在走不動，便像倒了似的，坐在荒草上，一時起不來。休息了好一會，方才再得移動。

到了一個山谷裏。夜色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爬在天上。鐮刀似的新月纖秀的掛在東方。

「過了這山谷，便近高郵了，是一條大道。只怕山頂上有哨兵。我們得格外小心。別開口。足步走得輕些。最好躲在巖邊樹隙裏走。」余元慶悄聲的說道。

「前面是桂公塘，有個土圍，我認得。原是一個大牛欄。如今欄內大約不會有牛匹了。到那裏憩息一夜，養好了足力，

絕早便走。除此可隱蔽的以外，四望都是空曠之所，萬不能住下。有幾戶山民，不知還住在屋裏不。但我們萬不可去叩門，驍子兵也許會隱藏在那裏。」余元慶又道。在這條路上，他是一個嚮導，一個總帥，他的話幾乎便是命令。

他們暫時占領了這土圍。金應們不一會便都睡着了；只有天祥和杜潛是警醒着。風露漸涼，只有加厚衣在身，緊緊的裹住。夜天的星光，彼此在熠熠的守望者，正像他們的不睡。

新月已經西沈。烏雲又已被風所驅走。繁星的夜天，依然是說不出的淒美動人。

文丞相和杜潛都仰頭向天，好久好久的不言不動。彷彿已經過了三更天的光景。山道上，遠遠的傳來嘈嘈雜雜的馬蹄聲。

杜濬警覺的站了起來：『不是馬蹄聲麼？』

『這時候難道有哨騎出來？』

『不止數十百騎；那聲響是嘈雜而宏大。』

余元慶也被警醒過來。『是什麼聲響？』

『決然是馬隊走過。馬蹄踏在山道上的聲響，彷彿更近了些。但願不經過這土圍！』

余元慶淒然的說道：『只有這一條大道！』

杜濬有些心肺蕩動，『這一次是要遭到最後的劫運了！』他自己想道。

騎兵隊愈走愈近。宏大而急速的馬蹄聲，聽得很清晰。金應們也都醒了過來。面面相覷，個個人都驚嚇得沒有人色。

上下排的牙齒，似在相戰；膝頭蓋也有些軟癱而抖動，他

們是。只有天祥和杜濟還鎮定。

天祥又探握着他的小七首，預備在袖口裏。

馬蹄聲近了，更近了；嘶嘶叱叱的馬匹的噴氣聲也聽得到。馬上的騎士們的偶發的簡語，也明晰可聞。大家都站了起來，以背負土牆而立，彷彿想要鑽陷入牆隙裏一樣。

就在土牆外面走過一騎二騎……數十數百騎，陸續的過去。彷彿就在面前經過，只隔了一座牆。土牆有些震撼，足下的地，也似應和着外面的馬蹄的踐踏而響動着。

總有兩刻鐘還沒有走完。

難堪的恐怖的時間！

『這土圍裏是什麼呢？』明白的聽見一個騎兵在說。

『下馬去探探看罷？』另一個說。

『這一次是完了！』杜濟絕望的在心底叫道，全身血液似都冷結住了。

『沒有什麼，臭得很，快過去罷，左右不過是馬欄、牛欄。』又一個說。馬蹄得得，很快的過去了。

總有三千騎走過。騎兵們腰上掛的箭筒，喀噠喀噠的作響；連這也歷落的傳入土圍之內的他們的耳中。

當最後的一騎走過了時，人人都自賀更生。

馬蹄聲又漸遠漸逝了，山間寂寂如恆。

不知從那裏，隨風透過來一聲雞啼。

天色有些泛白，星光闇淡了下來，彼此的手、臉有些辨得出。

『趁這五更天，我們走罷。』余元慶道。

有的人腿足還是軟軟的。

闖過了山口，幸沒遇見哨兵。

山底下是一片大平原。稻田裏剛插下秧苗，新碧得可愛。

太陽從東方升起，和藹的金光正迎面射在他們的身上、臉

上，有一股新的活力輸入肢體。

山背後還是黝黑的。

但前面是一片的金光。

（節自文學創作專號桂公塘）

任公畫像贊并序

彭紹升

公名環，字應乾，潞安長治人。嘉靖中，官蘇州同知。海上倭起，由越入吳，殘殺甚衆；長吏不習兵，率觀望畏縮。公慷慨請於上官，募新兵，奮死擊賊，累十餘戰，輒捷；而公亦

身中數創；賊遁，蘇松以安。論功，遷山東參政；以母喪，乞歸終制，卒於家。蘇人祀之。

方公在軍，其子馳書力勸公還官；公諭之曰：「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一舉殄滅之，嚼齏、裹革，此其時也。脫有意外之變，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成就一個「是」而已！聖人謂「殺身成仁」，我於此句曾體認一番；此志定，順理而行之，死、生，一也。」予讀公書，肅容而歎曰：「偉哉任公！其可謂烈丈夫矣！」公八世孫兆麟以公畫像請贊；贊曰：

其氣溫溫，其容恂恂，胡然變色，叱咤風雲！惟忠故勇，見賊忘身。海濤峩峩，出生入死；殲彼鯨鯢，活我赤子。功成告歸，廟食千祀。我讀公書，兩言在耳：「咬定牙關，成一個

「是」：持以贊公，佩之沒齒。

從軍

李健吾

父

次子

次子之未婚妻

女

衆男學友（戎裝自外邊呼唱而上）

衆（呼唱）救我祖國！救我祖國！赴湯蹈火救祖國！

父 好！好！你們這些孩子們的精神真好！

男甲 老伯，我們來辭行了。

父 你們都決心從軍嗎？

衆（呼唱）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可移！

從軍

父 我從來沒有這樣感動過。我簡直在夢裏。幹罷！孩子們！

我快活的流出眼淚來了！

次子 （向父）我隨他們一同走了。

父 走罷！走罷！忘掉我，忘掉你的愛人，忘掉你的家！

次子 謝謝爹這一生的教養。

父 （握其手）我還要謝謝你，好兒子！你洗雪了我一生、我一家的恥辱！（向衆）你們真已視死如歸嗎？心上沒有一點懊悔的意思？

男甲 我們有什麼懊悔的呢？平日慵逸慣了，現在是我們唯一自贖的機會！

父 你們都是年輕人，沒有嘗過戰場的風味。

男乙 噢，我們想過了。老伯不用發愁我們缺乏經驗。老伯見

過新學生嗎？第一天到校，又得意，又畏縮，又謹慎。好比新兵，第一次聽見礮響，禁不住打一個抖擻。

女 不要說了，越說下去越喪氣。

男乙 經驗是從打寒戰裏得來的。如果第一天我們抖擻，第二天我們會讓敵人抖擻。我們撲上去，撲上去，和一羣小老虎一樣。（向衆）不是嗎？

餘衆 和一羣小老虎一樣！

男乙 我愛聽這句話！女同志，喝，喝！和啞叭一樣，你們臨別不贈兩句良言嗎？

未婚妻 希望我們再見！

男丙 一定再見的！你不來充看護婦嗎？

未婚妻 我很有這意思。

男丙 好啦，不愁沒有見面的機會！

女 我想送你們一樣東西，你們猜是什麼？

男丁 是什麼？不是喫的東西？

女 是一朵薔薇！等一等，我給你們取來。（女向內馳下）

父 你們沒有人預備做戰地日記嗎？我最歡喜讀。看着你們的日記，彷彿我隨着你們，浴身於礮火之下。

男戊 老伯，這是我的事情。

男乙 沒有一個字會讓老伯紅臉的。並且是一種希有的愉快：那裏面會不時有幾首很好的詩。

男戊 我發誓不寫詩了！

女 （自內持花馳上）看，看！是我那天特選的薔薇！秋天有這樣妍麗的薔薇，不很難得嗎？（向次子）哥哥，我先獻

你一朵，是妹妹的，你不歡迎嗎？妹妹的心在這上面！

次子 謝謝！這朵花我永久保存起來。

男甲 這是戰地最好的紀念！

女 是嗎？謝謝你的稱讚。

男乙 花真紅的可愛！如果枯了，只有血染的活來！

女 真的？

男乙 不是敵人的血，就是我們的血！

女 你那麼看重牠嗎？謝謝你！

男甲 來，來！唱我們的歌，唱我們的出征歌！

次子 我們該走了！

男甲 唱完了走。來，來！

衆 （歌唱：）

今日何日？

強虜寇疆，

人道掃地，

正義不昌。

我乃奮起，

展翻龍江：

熱情洶湧如龍江。

救我祖國！

救我祖國！

赴湯蹈火救祖國！

(幕)

(節自申報月刊火綫之外)

赴敵

冰心

曉角遙吹，催動了我的桃花騎。他奮鬣長鳴，聳鞍振轡，要我先爲備。那知道他的主人這次心情異？

我扶着劍兒，倚着馬兒，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

*

*

*

殘月未墜，曉山凝翠，湖上的春風吹得我魂醉。休想殺得個敵人，我無有精神——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倚着馬兒，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

*

*

*

昨夜燈筵，幾個知人意？朋友們握手拍肩，笑談輕敵，長我驕奢氣。如今事到臨頭，等閒相棄！

我扶着劍兒，倚着馬兒，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赴敵

朝陽在地，鳥聲相媚。迷糊裏捧起湖泉，磨着劍兒試。百戰過來，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倚着馬兒，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餘音在樹，遠遠地敵人來也！匹馬單刀，倉皇急遽，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一別便成落花飛絮！等着些兒；讓我寫幾個字兒，託一託寄書使，拜告慈親，暴虎馮河，只爲着無雙譽。

向前去，生生死死無憑據！

* * * * *
曙光下定神靜慮，把往績從頭細數。百萬軍中，也曾尋得
突圍路。這番也只要雄心相護，勇力相赴！

向前去，生生死死無憑據！

* * * * *
軒然一笑，拔刀四顧，已半世英名昭著。此戰歸來，便是

安心處！

向前去，生生死死無憑據！

（採自春水）

詞三首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

陸游

詞三首

一三九

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沁園春 張路分秋閣作

劉過

萬馬不嘶，一聲寒角，令行柳營。見秋原如掌，槍刀突出；星馳鐵騎，陣勢縱橫。人在油幢，戎韜總制，羽扇從容裘帶輕。君知否？是山西將種，曾繫詩盟。龍蛇紙上飛騰，看落筆四筵風雨驚。便塵沙出塞，封侯萬里，印金如斗，未愜平生。拂拭腰間，吹毛劍在，不斬樓蘭心不平！歸來晚，聽隨軍鼓吹，已帶邊聲。

滿江紅 題宋高宗賜岳飛手敕

文徵明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悲

，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
，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檣
亦何能，逢其欲。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 第三冊

一四二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國文讀本第三冊終



甘地自傳 向達譯 二冊 二元二角

C. F. Andrews: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

東方之民族運動，印度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印度民族運動之如何進展，吾國人士，固應予以深切之注意也。近數十年來，印度民族運動實以甘地為中心，張空拳以冒英帝國主義之白刃，其悲壯熱烈，實為並世所未有。近來坊間關於甘地之書籍，雖有數種，但大部為他人輾轉紀述之作，略而不詳，不足以窺甘地從事民族運動之真精神。本書完全根據甘地自己著作，直接譯述而成。譯者並追隨甘地數十年，甚為友愛，是以能將甘地之真精神，體會無遺。本書所譯，自甘地幼時以迄於阿木里柴大會為止，凡甘地一生堅苦真誠之情慨，俱可於此書中見之。

莫索里尼 [世界名人傳] 一冊 四角

松平道夫著 康同衍譯

意大利的鐵腕首相莫索里尼，是歐戰以後在歐洲的怪傑，他領導法西斯黨人，重興意大利，使英法等各國人士為之側目，他的聲望，現在已經是無人不曉了。但是這位英雄的出身，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他是鐵匠的兒子，秉性剛直，歷盡艱險，始得掌握政權，使戰後疲弊的祖國，得以復興。本書以簡潔生動的文筆，敘述他從出世起，以至為首相時的一切經歷；尤其是關於他的秉性方面，以及幼年時代的一切趣聞，悉予列入，閱之令人興奮。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新書出版

中華各科叢書

全書一百冊組成一單元

本書編者要點有三：①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明，②材料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③行文生動，易於瞭解，務期能啟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為欲達到上述諸目的，故不翻譯外籍，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致虛耗青年精力，特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專家擔任編輯，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以為取材的標準。茲將已出各冊書名定價列下；其餘各冊，不久亦可出版。

謹以包羅各科知識的寶庫
獻給中等學生及失學青年

圖書館學要旨	劉國鈞編	六角
現代哲學思潮綱要	瞿菊農編	印刷中
社會學綱要	劉天予編	六角
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	周憲文編	五角
現代中國經濟思想	李權時編	六角
鄉村教育綱要	楊效春編	印刷中
怎樣做教師	金子夷編	七角
氣象學綱要	楊鍾健著	六角
新聞學概要	黃天鵬編	四角半
音樂概論	朱蘇真編	六角
文藝批評論	梁實秋編	五角
辛亥革命史	左舜生編	六角
中西交通史	向達編	七角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新課程標準適用
初中國文讀本(全六册)

◎第三册定價銀五角

編者 朱文叔

校者 舒新城
陸新費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務所
上海中華書局印務所

總發行所 上海中華書局總店
上海中華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印 權

標商冊註



.84

